



幻想 想象 观念的道路

诗 歌 集

空 间

——幻想、想象、观念的道路

黄以明 著

(京)新登字号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黄以明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

ISBN 7-5006-2158-2

I. 空… II. 黄…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684 号

空 间

黄以明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顺利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5.25 印张 120 千字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8.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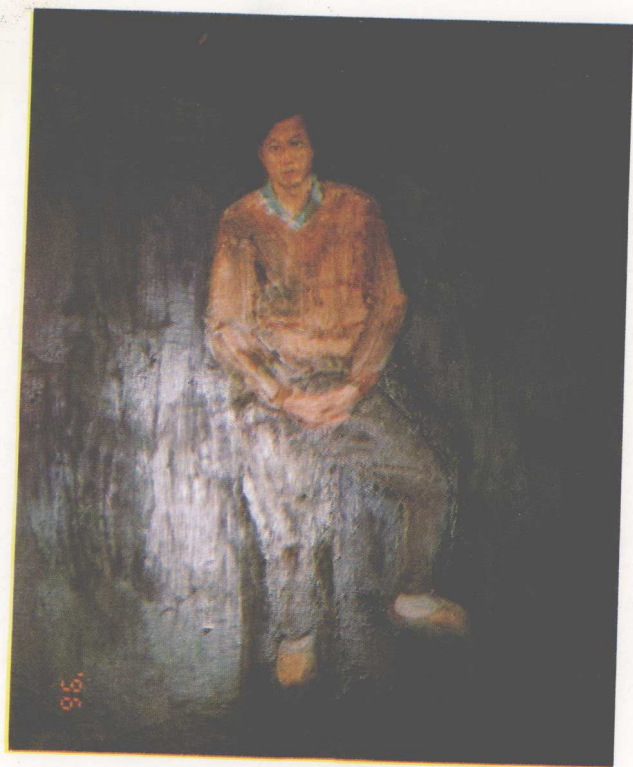


怪石坠地，掷地无
声，日月光阴之梦，了了
裂纹，雨迹风云斑斑，这
是宝玉翡翠吗？世人荒
唐满纸胡言。

它是中华墓碑。在
世界即将入葬之夜，突
然张口瞪舌，喃喃自语

.....

作者简介：黄以
明，只食人间烟火的
道士，家在远方，人
在京都，现主持《青
年文学》诗歌。



作 者 像(油画)

文音作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守望者

——漫漫雪程上的诗人兄弟

一九九二年腊月摄于呼伦贝尔大草原

目 录

自序 远方和我的观念诗	(1)
-------------------	-------

观 念

皇宫的卫兵	(9)
化妆的那个人	(10)
看 客	(12)
是什么	(14)
我的方式	(15)
我遗弃过的事物	(17)
我不敢看的东西	(18)
拿破仑使我想起了我的先人项羽不肯过江东	(20)
女娲的手	(23)
庄子的蝴蝶	(25)
甫志高又一次被捕了	(27)
或此或彼	(29)
夜的窥视者	(31)
十二使徒	(33)
有一个玩具	(35)
秘 密	(37)
观 念	(38)
圆观念	(39)
空观念	(41)

夜 罍

炭火在默默地灰白·····	(45)
暮色是一种情感·····	(47)
我总是偶尔看见·····	(48)
夏日的泥路·····	(49)
夜·····	(51)
嘱 咐·····	(52)
黑色围墙在升高·····	(54)
秋天的回忆·····	(55)
秋 季(二首)·····	(56)
秋日到了·····	(56)
深 秋·····	(57)
当你回到大地上·····	(58)

暗 礁

火车用声音的翅膀拍打我·····	(63)
从一种岩石听见海的波涛·····	(64)
大风大浪疲倦归来的潮·····	(65)
想起齐白石水墨画的空白部分·····	(66)
来自绞刑架下的报告·····	(67)
铁与冰·····	(68)
我只能燃烧·····	(69)
海岸线·····	(70)

遮 蔽

两个女人一个身体·····	(75)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及一盒香烟·····	(76)
小金鱼·····	(78)
芦 苇·····	(80)

芳草萋萋	(82)
寻找到的遮蔽(组诗)	(83)
如果不是夜色,你是谁	(83)
你的体温渐渐可感	(84)
黑色大衣遮蔽着你	(85)
你熟睡的脸	(86)
如果我要走了	(86)
你是风雪迷漫的温柔	(89)
如果我的心不再感到磨擦	(91)
请原谅这双眼睛	(93)
月 光	(94)

童 蒙

风 声	(99)
秋 风	(100)
十 指	(101)
那时农场座落在北部	(102)
姐 姐	(103)
和 风	(105)

黑 板

黑 板	(109)
平平常常的岁月里	(112)
音乐 约束着我的泪水	(113)
随便说说的话	(115)
那个成名的老头	(117)
在一种搏斗的环境	(118)

死 者

死 鱼	(121)
-----------	-------

被遗弃的麦子·····	(123)
麦田里的枪声·····	(126)
拥抱兄弟·····	(128)
续写的悼文·····	(130)

他 者

哪一个·····	(135)
奥克塔维奥·帕斯的锤子·····	(136)
博尔赫斯、镜子和我·····	(137)
汉字的雷霆·····	(139)

远 方

远 方·····	(143)
黑 蛇·····	(145)
母 亲·····	(147)
别 处·····	(149)
坝·····	(151)
空 白·····	(153)

代跋：你就是你的第一次看见

——以明《远方》解读····· 行者(155)

后 记·····	(160)
----------	-------

远方和我的观念诗

——自序

以观念入诗，我不敢说我越过了形象与抽象的地平线，事实上我仅仅想找回我自己，因为一个悲观的结论是，我只能这样写。

观念是外国人告诉我的。属于我们先人和我自己真正明白的一种生活是“远方”。那时，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什么也没有，有的也被迫丢弃了，在鲁院的一个研究班（不是研究生班），别人都一摞一摞手稿，那样写，那样发，而我内心空虚得发慌，像丢了魂似的从一个房间游荡到一个房间，到别人像蚕蛾一样伏案沙沙嚼食稿纸的氛围中，寻找感情宣泄的机会，因为我握笔决斗似的回到自己的桌子时，只有发狠地一页页将稿纸撕掉，粗暴地揉去。一个二十八岁在仕途混不下去躲向文学的人，一个不把核子嚼碎就不知道梅子是酸是甜的人，狠下心抛妻弃儿（后来职业和身份证也丢失了）从南海的一隅来到京都快二年了，居然写不出一首可以当作业交出去的小诗，情绪是危险的，一个比喻就可以把刀片搁到静脉管上。但我生性懦弱，只是躺在榻前，把手搁在脑壳后垫着被褥等待着，或者什么也不想，只是突然打开眼皮，像婴儿第一次

在摇床上睁开眼睛，听见了一句朴素的话：

一打开，就是遥远……

这样，我的第一首至今仍发不出的诗《远方》就写成了，但我获得了一种混沌的预知，像动物园里的华南虎，感到越过了铁栏……

那时，我不知道远方是什么，但我只有一根救命的草秸，我只有紧紧衔住，盲目地乱闯……我感谢《人民文学》杂志社一位智慧型诗人，他认为我可以写下去。幸亏他作如此廉价的安慰，否则我当时真不知还能干什么（回到老家，我是一个极爱面子的蠢东西）。

当然我后来读了一些书。我的朋友们与我交谈后认为我除了书籍便什么也没有。这令我很生气。但后来我发现把远方作为自己一无所有的财富，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无论是读宗教，比如道、梵、佛、禅或正统的上帝说，还是读哲学或那些被西方喻为丰碑的诗文，换了这种立场就感到化险为夷，我欣喜地发现我第一次读懂了以往认为十分艰涩的这些东西。我甚至还班门弄斧地用远方这把尺子来衡量人类的这些丰碑，不管是东郭吹竽还是牛头马嘴，但我为自己能够将见解自圆其说而找到了阅读的理由，不至于从书店捧回这些丰碑时害怕别人讥讽我是附庸风雅了。

有句话我极不愿意说，但还是说了，当我借人类的这些梯子一步步往上看，看到最高处，就只能看见脚下了。我是说精神现象有一种反作用力，但需要漫长的时间人才能有所感悟到的（谢谢前面提到的那位智慧型诗人，他在退还我的稿件时对我的习作也说出：“看时间的赐给吧”）。这样，我在一位非常温柔的女友的帮助下，渐渐回

到了地面。

我意外地读到了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话“一个诗人从远方开始说话，话语把说话人带回远方”。我猜测头一句说的远方其实就是诗人所站的脚下的位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从自己倒霉的命运去理解，诗人也许都是一些位置在远方的虚无中的人，在现实中被人挤掉了；第二句话所指的远方也许就是现实，意思是说诗人在远方说的话每一句都会带回到现实。对不起，茨维塔耶娃，我没想曲解您的意思，就算是我借您的不朽名言说清楚我想说的话罢。

这样，我觉得远方就取消了历来令人争论不休的形而上形而下的对立，也许就是这样。因为宇宙中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是远方（天堂），也可以是现实，只要调换一下观察点就行了。而一个从远方回来的人，他就可以获得这种距离中两点的同一性。看现实的时候，用远方的观察点。看远方时用现实的观察点。而我以为生活，我们所有钻进精神宝塔尖的朋友们常常忽略了的生活，也许就是这种具有双重同构的同一性。我自以为这就是我对观念的发现。

我历来认为自己缺乏表达的技巧。读者们如果被我说得越说越糊涂了的话，就别管了，记住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不要想，只要看。”看远方，远方会告诉你我永远也说不清的体验。其实类似的东西贝克莱早就发现了，还有郭尔凯戈尔、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但他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与我没有血统的联系。

我说的观念是一种对自己的个性和种族的历史传统进行由经验到抽象的产物。它们在我自身和民族的生活

中总是循环和重复着，因而是我自己的血液，我先人的血液，从老庄、阮籍、陶潜，惠能和尚、王维等先人从时间的远方流走的血液，我用一种与自己对立来观看的办法得到它们。

我很不想提到里尔克，因为我表现现实感的大部分技巧都是对他“恐惧造物”的拙劣的模仿，包括生活方式实现回避和孤独。不过，我以为一种真正的诗，技巧是全人类的。因为真正的诗都有一种预言的工具性，站在昨天可以预言今天，而站在今天也是可以预言明天的。工具的重复使用不会导致产品的重复，因为原料不同。这就是时代、种族和个性生活。我从阅读中有这样的乖想，也许迄今为止，百科全书各门各类、一门学识的古人今人想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不外是各有各细微的对表象的感知罢了。正如一杯水永远是一杯水，不同的是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它的眼睛罢了。

这就是我把诗看成是观念的原因。当然我力求在直觉的帮助下找到远方与生活，命名与感觉，情感与真，这些对立物的结合点，它就是这个结合点。即女人一个吻或一缕从银河飘来的月色或是从夜的枝条上吐出一片叶子的青光。在一首题为《观念》的诗我这样写道：

在一座南方的小城，曾经
出现过我的末日。我不知道，
我仍然活着或是已经死去。
一面平缓的斜坡，走上去，
我就离开了地面（一个白云的世界）。
在一个海岬的街道，流出热血，

我就让血液流完。
与妻儿平凡的告别，没写遗嘱，
我就是遗嘱。

现在我正打算回去，但我不知道，
我和这座城市谁是坟墓。

诗很糟糕，谢谢阅读。

1995 年 4 月 21 夜。

观 念